

報告文學和我

錢鋼

(觀點擇要，演講中未必全部提及；供參考)

我的基本觀點：

「求實」與「傳真」，是報告文學安身立命之所；

報告文學向讀者提供「被關注」、「可認知」、「能感受」的事實；

報告文學的「求實」和「傳真」，縝密謹嚴，又充滿靈感；

報告文學是感性的「傳播物」，讀者不但確信其真，且有情感共鳴。

報告文學是「新聞」與「文學」的「混血兒」。

一、《我和我的唐山》自我圈點

它是引言。和所有書的引言一樣，說明作者的寫作緣起，簡介本書內容，引起閱讀興趣。但《我和我的唐山》很特別。

單獨看，它就是一篇典型的抒情散文，留有二十世紀中國抒情散文的清晰印記。同時，一篇報告文學的基本「色素」——「新聞色彩」（對當事人的訪問、地震十周年的最新時間點）、「文學色彩」（作者的個人感受，情景描繪，細節）、「文獻色彩」（各種確鑿資料等），都有體現。

《我和我的唐山》展示的是：我和唐山之間的情感紐帶。它要告訴讀者：我為什麼寫「唐山」？

遠因：十年前，二十三歲時的親身經歷；近因：地震十周年臨近，我開始了對唐山的新探訪。偶然的機緣：十年前，有特別的經歷（救災，巧遇蔣叔叔，在災區近三個月的生活）；多年後，我成為記者，受過新聞職業訓練。

第一次「講述」是一九七六年，在醫療隊，講護送孤兒的故事。

再度採訪後，有不吐不快之感。

和全書結構嚴密、人物事件完整、事線條明晰的方式不同，《我和我的唐山》採用了情緒放縱、信馬由韉的風格，如印象派繪畫。我用「情緒」搭建了一個舞臺，演出此後的一幕幕故事。

引言是全書的「定音鼓」。引言既畢，全書的基調已定。

引言是全書的「引擎」。引言一氣呵成，如同一架飛機已經轟鳴著滑入跑道。

二、「報告文學」是什麼？

報告文學是一種文體的名稱。

文體的名稱，是歷史造就的、有區域特點的、約定俗成的。

報告文學有一個公認的輪廓，但它的名稱，不可能如自然科學的名稱，有嚴格界定。在中國文字裏，同一個事物，可能使用不同的名稱；而同一個名稱，又可能指認全然不同的事物。

有老師讓同學答選擇題，《唐山大地震》是：一、報告文學；二、報導文學；三、紀實文學。

其實，「報告文學」和「報導文學」是同一個概念，不過前者在中國大陸使用，後者在臺灣使用。而「紀實文學」和「報告文學」是既有區別又有重疊的概念。說《唐山大地震》是「報告文學」或「紀實文學」都沒有錯。

在香港大學，《唐山大地震》（英文版）是新聞寫作課討論的材料。英文稱「報告文學」是 Reportage，但我們的英文寫作課的課程名是 Literature of Journalism。和這個名稱相似，香港出版過《中國當代新聞文學選》。「新聞文學」、「報導文學」、「報告文學」，語義相同。

一篇（部）報告文學應當具備三個「必要條件」：

1. 真人真事。它一定是「非虛構寫作」（Non-fiction Writing）。
2. 文學形式。作者使用文學的表達（傳播）方式，具象的，感性的；讀者有文學的閱讀與審美期待。
3. 「報導」特質。是讀者未知而欲知、應知的內容。對新聞的描述、對黑幕的調查、對懸案的解密 等等。

三者缺一，不能稱之為「報告文學」。

一篇（部）報告文學也需要三個「充分條件」：

1. 人物命運；
2. 思想內涵；
3. 藝術魅力。

三個必要條件 + 三個充分條件 = 報告文學佳作。

某些「報告文學」和「新聞報導」是重合的。在新聞報導的範疇中，一些出色的特寫（Feature），就是報告文學（例：馬克 吐溫的特寫《三藩市毀滅了！》）；而有些長篇報告文學，其實是長篇調查報告（例：《中國農民調查》）。

某些「報告文學」和「紀實文學」難以區別，一切真人真事的文學敘述都可以是紀實文學，如傳記、遊記、紀事散文、紀錄片（例：《最後的貴族》；又名《往事並不如煙》；錢鋼的

《大清留美幼童記》、《大清海軍與李鴻章》、紀錄片《幼童》); 準確地說, 報告文學是紀實文學的一個分支。

「報告文學」過去有「決無虛構」和「適度虛構」兩個流派, 而在小說、電影領域, 一直就有「紀實小說」、「傳記片」等藝術樣式(例: 電視劇《走向共和》、長篇小說《曾國藩》); 「報告文學」和「紀實演義」也有重合(例: 同樣反映北京球迷騷亂的報告文學《傾斜的足球場》和紀實小說《五一九長鏡頭》)。

近年來, 許多報告文學作者追求作品的學術價值(如文獻價值、史料價值、民俗學價值等), 使得一些作品文學性弱而學術性強, 而許多學術著作則富有文采(例: 《革命百里洲》、《美國人》、《二十世紀中國重災百錄》)。本來屬於學術範疇的「口述歷史」, 因為它天然具有文學色彩(人物、故事、社會風俗), 和報告文學/紀實文學也有重疊(例: 香港的「修頓球場口述史」)。

好文章, 好書, 要給讀者提供「解渴的水」(新聞報導)、「提神的茶」(時事評論)、「治病的藥」(理論專著), 有時還有「回味深長的酒」(文學作品) 而優秀的報告文學, 最好「水、茶、藥、酒」四味兼備。

三、《張家五兄弟》自我圈點

《張家五兄弟》是《唐山大地震》第六章《孤兒們》中的一節。

《張家五兄弟》符合上面所說報告文學所有三個必要條件: 真人真事。文學形式。新聞特質(在作品發表的一九八六年, 唐山地震的故事具有很強的解密性質)。三個充分條件, 至少符合其一: 人物命運。

《唐山大地震》寫了各種各樣大劫難經歷者的命運故事。孤兒, 是其中突出記述的一群。而「張家五兄弟」則是這群人中被我特別描述的五個人。

讓我解釋, 《張家五兄弟》的寫作, 調動了什麼樣的文學手段?

1. 將人物置於最尖銳的命運衝突前:

衝突的「尖銳」並不取決於命運的慘烈。「十六歲少女帶領四個幼小弟妹在地震廢墟上生存」, 任何一個人都能體會這其中的萬分艱辛。在數千孤兒裏, 選出他們, 因為這更能有助於讀者理解唐山孤兒在災後的經歷, 更深入地了解他們的內心。

2. 講故事, 要懂得「鋪墊」:

這個故事用了很大篇幅講述大姐和小弟的衝突——這是五個孩子的兩極, 最大和最小。大姐的最大困難, 是面對曾經被父母寵愛的小弟。因此, 父母生前如何寵愛, 是必不可少的鋪墊。必要的背景交代清楚, 讀者就會自然地產生懸念: 這樣一個嬌寵的小弟, 在地震後會

怎麼樣？——這是講故事的要領。敘事作品都是「時間藝術」——讀者或聽眾是要在一段時間裏逐步進入你的講述、理解你的介紹、最後被你感染。（繪畫、雕塑，則是「空間藝術」）。

3.讓細節說話；細節有不同使用法：

給小弟洗頭。「男人待遇」。番茄雞蛋。尼龍襪。收音機。

快進的細節：大姐生爐子。二姐爭領蛋卷。縫被褥折斷四根針。

慢放的細節；大姐曾經想過五姐弟一同自殺

4.核心情節和故事的高潮：

這個小小的故事，有四個核心情節：大姐打小弟；小妹生病；拉車運煤；姐姐當解放軍，弟妹送行。最後一個情節「送行」是整個故事的最高潮。

在文學的寫作手法中，比景物描繪和情感抒發更重要的，是人物刻畫和人物命運故事的講述。故事的講述方法，不是口舌花樣，而是對讀者的「服務態度」。要傳遞曾經感動過你自己的故事，你一定要有正確方法。通常，作者自己聽到的故事——從人物、情節到細節、場面，都是凌亂的，為了讀者，寫作者必須精心組織。就像組織「多米諾骨牌」，把一個個「骨牌」排列成豐富多姿的陣型。「骨牌」一個個落下的過程，就是讀者閱讀的過程：引人入勝、高潮迭起、扣人心弦。

是的，你自然會問：你的「骨牌」是哪裏來的？

四、報告文學的奧秘：充滿靈性的採訪

捷克人基希（E.E.Kisch）是上個世紀二、三十年代的著名報告文學作家，對中國報告文學的發展影響很大。他說過一句話：報告文學要「精確地描述事實，而又不喪失作品的神韻」。

寫作技巧當然重要。但對報告文學來說，更重要的，我認為，是採訪。

著名報告文學家理由說，他的公式是：六分跑，三分想，一分寫。「跑」是採訪，「想」是構思，寫是寫作。

報告文學／紀實文學都是「非虛構寫作」，都是「現成品藝術」，都高度依賴真材實料。所以其創作過程和「虛構寫作」的最大不同點是：採訪。

是這樣的「採訪」嗎？——

一個年輕的電視臺記者，守候在政府大樓門口。曾蔭權走下房車，記者飛快地遞上「咪」：請問曾先生，你怎樣看本港爆發禽流感的風險？（曾蔭權回答三五句；三十分鐘後，這段採訪已經出現在電視熒幕上）

不是的。報告文學／紀實文學的採訪，有別於一般新聞報導的採訪。新聞報導，能夠告訴受眾何時、何地、何人發生了何事，就已及格。但報告文學還要說出「是怎樣的人物？」「事情如何發生？」等具象的、可感的內容。所以它的採訪，是具有文學特質的採訪。採訪者的目的非常明確：不但要發現事實的真相，而且要發現人物、故事、場面、氛圍。

你要找的，是「活」的材料。

和《唐山大地震》相比，寫作《大清留美幼童記》是更大的挑戰。唐山，畢竟有我的親身經歷；畢竟採訪時見過無數目擊者、親歷者。一百三十多年前，清政府派遣一百二十名九歲至十五歲的幼童到美國留學，十年後，政府恐懼其「西化」，將其召回。這些「幼童」，歷經中國近代史的風雲變幻。我們要告訴讀者這個故事。可是，我們的資料從何得到？

這就是報告文學／紀實文學的魅力：還原模糊殘缺的真相。

這也就是報告文學／紀實文學的難題：如何回到歷史的現場？我的方法：

1. 搜索當事人的記錄
2. 搜索歷史的原件和遺物
3. 踏勘歷史的現場

所謂「充滿靈性的採訪」，是說，採訪的過程中，思維不能僵死，豐富的想像力不能缺席。

想像力？你會問：非虛構寫作怎麼可以有想像力？

是的。報告文學／紀實文學，禁用想像虛構故事。但想像力能幫你尋找故事。尋訪時思維天馬行空，創作時才能苛刻嚴謹。（有人正相反：尋訪時刻板機械，所獲無多；創作時乞靈於虛構，作「合理想像」）。

採訪時的想像力，能幫助你發現重要的線索（例：《張家五姐弟》中小妹的故事）。

採訪時的想像力，能幫助你還原人物的命運（例：「幼童」裏的愛情故事）。

在不斷的想像 - 追蹤 - 再想像 - 再追蹤的過程中，你會步步修正假設，接近真實。

一些真實的故事，是天然的戲劇，是難以虛構的傳奇。

機遇總是垂青有準備的眼睛。「十步之內必有芳草」。相信你的眼睛，相信你的直覺；莫讓苦苦尋找的真相，和你失之交臂。

五、釋放你的原創能力！——給老師同學的建議

一名學生，最可貴的是什麼？是他的創造力。

一位老師，最可敬的是什麼？是他對學生創造力的呵護、培植和激發。

《唐山大地震》不應當成為語文課裏學生的重負。

一名學生，如果讀了《張家五姐弟》，在感受了「手足深情」之餘，對「講故事」（敘事）的方法有了一點領悟；如果讀了《我和我的唐山》，在感受了「作者和唐山的情感」後，對報告文學這種文體有了基本的了解，作者就已滿足。如果他們還能自發地去聯想：什麼是災難，什麼是家庭，什麼是生命力，我會更高興。

一名學生，在高考時寫的讀《唐山大地震》報告，能被允許思想更自由、關注點更多樣、行文方式更不拘一格嗎？能讓他酣暢淋漓地寫出自己讀書時的最真實感受和獨立的見解嗎？

如果能，我會說，謝謝您，親愛的老師和校長！
一個作家，最寶貴的，是他的自由心態和原創力。
這是我的源泉。願和大家分享。

《唐山大地震》節選：

張家五姐弟

錢鋼

唐山孤兒中有一家「五姐弟」，地震後，他們都留在塵土飛揚的廢墟上。沒有送往外地，是因為他們還能互相照顧，還有一個勉強能稱作「家」的家。

十六歲的張鳳敏，當時就是那樣一個特殊家庭的「家長」。她的家庭成員有：

十五歲的大妹張鳳霞；

十三歲的二妹張鳳麗；

八歲的學生兄妹張學軍和張鳳琪。

剛從廢墟中鑽出來的那一刻，她根本沒有意識到，她那瘦弱的肩頭已經壓上了一副山一樣的擔子。她呆呆地站著，不知道喊，不知道哭，不知道父母雙雙死去這件事意味著什麼。看到被人從咽氣的母親懷中拽出來的小弟，她的第一反應竟是：怎麼這樣髒！滿頭的灰一把拉過小弟，四處找自來水洗頭。直到聽見人喊：「到這會兒還要甚麼乾淨！地震啦！哪兒還有水！」鳳敏才木然地停下腳。

不是夢，不是，是真的。爸爸媽媽的屍體就在路邊躺著，他們好像睡著了一樣地去了。他們一句話也沒有留下，一句也沒有

一個溫暖的家庭被砸碎了。父母全是開灤職工，父親張子義還是唐山礦的行政科長。一個小康人家；父母對子女有著一片溫情。為什麼被砸碎的偏偏是這樣一個家庭？為什麼老天獨獨選中了一個嬌弱的少女來承擔那千斤重擔呢？

弟弟妹妹們站在張鳳敏的身後，他們眼巴巴地望著大姐，十六歲的姐姐也眼巴巴地望著他們。

瘦大的大妹鳳霞，她過去總愛無憂無慮地說笑，今後還有誰能給她歡樂呢？小臉兒黃黃的二妹鳳麗，過去總愛拉著媽媽的衣角，忸怩、撒嬌，她還是個「藥罐子」，弱不禁風，今後她要是病了該咋辦呢？還是個十足的小娃娃的小妹鳳琪，她還剛上小學一年級，她不愛言語，過去只有媽媽知道的心思，可今後呢？

最叫人揪心的是小弟。張家生了這麼些個姑娘，為的就是等他這個寶貝小子。張鳳霞還記得，小弟小妹在鄉下老家出生時，先問世的是小妹。當時父親正在外屋焦急地走來走去，一聽說生的又是女兒，他氣得一甩手就要往門外走。只聽大夫叫：「別走別走！還有一個是個兒子！」父親哈哈大笑，攙著鳳霞跑到村裏大喊大嚷，架大鍋，搬大桌，擺酒請客，燃鞭放炮，恨不得把全村人請到屋裏來——這就是小弟的生活基調：討喜，受寵，被視若明珠，因而他是全家最嬌的一個孩子。他在家裏和父親一起享受「男人待遇」，飯桌上，母親和女兒們吃一樣的菜，他和父親吃一樣的菜——能常常吃到牛肉、西紅柿炒雞蛋，還能喝一口酒。他是個「小皇帝」，可現在，他那小小的宮殿還剩下了什麼呢？只有一片廢墟，一片廢墟啊

和多數唐山孤兒一樣，地震後，張家五姐弟得到了街道鄰居和救災部隊的關心和幫助。他們穿上了救濟衣裳，吃上了救濟糧食，住上了部隊給蓋的簡易房。天涼了，部隊戰士給醃了滿滿一缸鹹菜；暴風雨之夜，一位師長親自下令派人來為他們加工屋頂。軍隊的新聞幹事趕來了，拍照，寫稿，要把五姐弟在震後的「幸福生活」登到報上去。

巨大的災難，真能這樣輕易地被「幸福」所替代麼？

再不完整，再弱小，這也是一個家庭。地震區，感情變得粗糙，生活節奏變得匆忙的人們，他們注意不到隱藏在這個小小家庭深處的、那些微乎其微卻又無比沈重的困難，注意不到幾個孩子支撐一個家庭的艱辛。

當大姐鳳敏第一次生爐子，熏得淚流滿面、噲得咳嗽不止的時候；當老二鳳霞為給姐弟們領一份幼兒食品(雞蛋卷)而去和有的大人爭吵的時候；當幾個姑娘為縫一床褥子而發愁，一

連折斷了四根大針還把手指紮破的時候；人們能夠體會她們的苦澀麼？人們能夠聽到幾根支撐不住屋頂的細細的小柱子，所發出的「喀喀」的斷裂聲麼？

「姐！我不吃你烙的餅！」小弟把一塊烙糊的餅狠狠摔到滿面煙灰的鳳敏面前，「我要吃媽媽烙的那種兩面黃嘎嘎的餅！」

「姐不會烙」

「那我就不吃飯！」

「你走吧，」鳳敏生氣了，「哪家烙的餅好，你到哪家吃去！」

八歲的小弟果真捆了一卷衣服走了，在外面流浪了兩天才回來。

「姐！給我買個小收音機！」他在街頭看見剛剛恢復售貨的小攤子上，正在出售從廢墟中扒出來的還黏著泥土的「半導體」。

「姐沒錢」

「你有，從媽媽的抽屜裏扒出來的！」

「這點錢 唉，咱們以後咋活呀？」

鳳敏磨破了嘴皮，才使弟弟相信那些收音機是砸壞了的，是從死屍身邊撿來的。她給弟弟找來小人書、破破爛爛的玩具，還拿出解放軍送的花尼龍襪，親手給他穿上。

小弟笑了。災難並沒有改變他的心靈，他還是那個「小皇帝」，要吃得可口，穿得漂亮。鳳敏怎麼會想到呢？小弟穿上了花尼龍襪和那件他最喜愛的黃格子上衣，就再也不肯脫掉，沾滿了泥巴，蹭上了煤灰，也決不讓姐姐去洗。而鳳敏最怕弟妹穿得邋邋遢遢出去惹人閒話，說沒娘的孩子就是髒

「我不換！我不換！那藍衣服醜！那線襪子硌腳！」小弟在炕上哭鬧。

鳳敏無可奈何，只得趁弟弟熟睡的時候，把他的衣服一件件洗淨，又一件件烤乾。

她渡過多少個這樣的不眠之夜？風在撲打窗紙，火光在淚汪汪的眼中閃爍。炕上，弟弟妹妹發出輕微的鼾聲 她累極了，她覺得自己就要栽倒了。爸爸呀！媽媽呀！此時此刻，你們能知道女兒的辛酸麼？我們活得多麼不容易、多不容易啊！這一條坑坑窪窪的長長的路，我們能走到底嗎？這樣的日子，究竟又有多少意思？絕望的時候，張鳳敏甚至閃過這樣的念頭：找一包藥，下到飯鍋裏，姐兒五個一同死去算了

這天，當小弟又在為雞毛蒜皮的小事而「無理取鬧」時，鳳敏忍無可忍地打了他兩個嘴巴。

小弟弟捂著臉，驚奇地瞪大眼睛望著姐姐，這一生，他還沒有挨過打呢。他不解，他委屈。突然，他帶著哭聲，淒厲地喊道：

「媽媽」

這聲音，頓時像一把鋒利的刀，刺穿了小姐姐們的心。她們一起撲向弟弟，緊緊地抱成一團，在炕上嚎啕大哭。為小弟，也為自己。

也許這個新的家庭的奠基，正是在這哭聲中開始的。變了。在生活的磨難面前，不知不覺地，每個孩子都變了

鳳霞成了大姐最好的幫手，她頭腦清楚，家裏的柴米油鹽、鍋碗瓢勺，常由她一手統管。她不再愛笑，她總在沈思。

鳳麗的嬌氣不見了。地震後她斷了藥，卻也奇怪地斷了病根。「姐，爸媽不在了，我不撒嬌了。」她為大姐分憂，精心照看著小弟。

小弟的變化是令人吃驚的。有一天，他突然雙手沾泥地跑回家，報告鳳敏：「姐！我把配給的蘿蔔領回來了！」

不再是那個不懂事的小弟了。家裏唯一的「男子漢」呵。姐姐們說不清是喜還是憂。小弟長大了，這個家似乎也更有希望了。

在這段日子裏，所有的人似乎都忘記了像小貓一樣縮在屋角的鳳琪。在這個家庭中，她的地位是特殊的。和她的學生兄弟一樣，她也才八歲啊！然而她從來不是大家關注的中心，她也是個「姐姐」。她自己把自己放在一個個懂事的姐姐下面，又放在一個似乎比她小得多的小弟的上面。

「鳳琪！今天你怎麼總喝水？」

「我渴」

「你臉色不對！」

「我，我不好受」

鳳霞一摸她的腦袋：火爐似的！這小妹，有了病，怕姐姐為難，整整瞞了一天，只是守在水缸邊不停地在那兒喝涼水啊！

病剛好，鳳琪又去幫姐姐們幹活。她揉麵，兩隻小手像細麻杆似地插進麵團，好像一使勁就會折斷。她刷碗，傷口還未癒合的十指浸在涼水裏，疼得直抽涼氣。可是當姐姐走來時，她反要做出若無其事的樣子，細聲弱氣地安慰姐姐：

「姐，我會幹，將來你們都去上班，我來看家」

家！這就是大地震後重新崛起的一個小小的家！幾株柔弱的小草在廢墟中生存著，幾顆稚嫩的心在災難中成熟著。長輩人沒有留下一句叮嚀就匆匆去了。可他們留下了的那一點無形的什麼，正使一代孩子們比他們的父輩們更頑強地活著。多麼珍貴而令人深思的遺傳啊

唐山的街道上，出現了五姐弟的身影。一輛裝滿煤塊的架子車，鳳敏拉，四個弟妹推。和那沈重的大車相比，孩子們顯得多麼弱小啊！車輪在坎坷不平的路上艱難旋轉。地面上，伴隨著一雙雙小小腳印的，是他們流下的汗水。上坡時，他們常常累得支撐不住，只得抱來石塊，墊在車輪下，把車架在半坡上，坐地喘一口氣。下坡時，五姐弟因力量小，常把不住車，只得一起尖聲叫著衝下去，讓行人躲避。逢到車輪不幸陷進坑裏，他們又齊聲喊起了號子，那中間，小弟的聲音越來越響

這就是人生，多麼值得讚嘆人生。

救災部隊撤離時，為了減輕家庭的負擔，把大姐鳳敏帶走去當兵了。鳳敏不讓弟妹們去車站送行，可是，當她跨進候車室前回頭一瞥時，她發現，弟妹們全躲在不遠的一個商店的棚子裏，一雙雙淚汪汪的眼睛從門簾縫裏偷偷望著她！她的眼淚撲簌簌往下落，耳邊又響起大妹鳳霞說過的話：

「姐，你放心去，我會把他們帶大的」

他們都大了。

唐山地震九年後，一九八五年春節，我看到的張鳳敏是個模樣俊秀的退伍女戰士，正等待分配工作。張鳳霞是個潑潑辣辣的汽車修理工，她對我說：「你看我額頭上的皺紋！倒像比姐姐老了七八歲！嗨，這些年吶」老三張鳳麗是開灤礮土礦的工人，很難想像，這個昔日的「藥罐子」，如今騎車幾十公里上班下班。小妹鳳琪也做工了，她如今是家裏打扮得最俏的姑娘，當年那個不聲不響的「醜小鴨」，早已不見了。那天晚上我進門時，她正要出去參加舞會。那個唯一的男子漢張學軍呢？噢，參軍去了。聽說已經成了一個年輕軍人，而且，「感情挺深沈的」呢。這個家庭最大的變化，在於我看到了兩個小夥子——鳳敏和鳳霞的男朋友。

我好像一下子看到了這個家庭真的長大了。真正是家庭了。也將會有新的父親、母親和新一代人。

生生不息！

古往今來，還有什麼力量比生的力量更頑強呢？